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
研究会主编

马列 文论 研究

第二集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专题讲稿

10/37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专题讲稿

马 列 文 论 研 究

第 二 集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6120

说 明

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专题讲稿。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暑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讲习班，请在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专家学者和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系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教学组的教师讲了课。本集收录的就是讲习班上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专题讲稿。

马 列 文 论 研 究

第 二 集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3.25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3,000 册数：18,000

统一书号：10011·32 定价：1.25元

目 录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陆梅林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人性 以及人道主义理论	周忠厚 (2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	陆贵山 (55)
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蔡 仪 (91)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	蒋培坤 (103)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 的评论	蒋培坤 (156)
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十题	陆贵山 (187)
马克思恩格斯论悲剧	李思孝 (219)
谈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程代熙 (253)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纪怀民 (272)
列宁论列·托尔斯泰	陆贵山 (290)
关于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若干问题	周忠厚 (3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	王燎荧 (342)
重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	纪怀民 (364)
关于周恩来文艺思想的若干问题	周忠厚 (390)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陆梅林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

现在是人道主义热。

这股思潮是苦难历史的反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哲学上，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的解放学说，是最彻底的、最高的人道主义，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前提和对象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学说。在经济学上，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人，要使“一个人象人那样地生活”。在文艺上，有的同志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至高无上的原则，是最重要的东西；近四年来，十七年来，乃至六十年来，我国新文学史是“一股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如此等等。这些看法，都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并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提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基本理论进行严肃的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

我想就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实质·前提

在一些探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里，常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看来，如何科学地对待革命导师的早期著作，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仍然是我国当前理论工作迫切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处于一个急剧发展的阶段，因而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在某些方面往往新旧思想相互交错，其中既有天才思想的萌芽，又有旧观念的遗迹和残痕，即使正确的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引来为自己立说时，就要深入研究，细心辨识，严加选择。

去年，汝信同志《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一文（见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时，是通过批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的谬说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萨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人的地位。他指责马克思主义“把人吞没在观念里”，不注意研究活生生的人，成了“非人主义”，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停滞”，并提出要“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汝文为驳斥这种看法，特地引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话来加以说明：

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制定自己的革命理论向整个旧世界提出挑战的时候，就庄严地宣告：“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还指出，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的批判要“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而归根到底，“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接着，汝信同志问道：“怎么能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

有人的地位呢？”他认为：“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则不仅不忽视人，而且始终是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

汝文摘引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显然瞩目这么三句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用这三句话来驳斥萨特，非但无力，反而落入他的窠臼。萨特说，马克思主义里没有人的地位，非人主义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停滞，要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而汝信同志则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本来就有人人的地位，用不着恢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停滞是由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的问题而造成的。这似乎是“有”“无”之争，泾渭分明，实则都触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一个是要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什么学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种什么学说。然在马克思主义应是和已是“一种什么学说”上，这两种看法则从相反的方向走到一处去了。

其实，汝文引这三句话，主要是为了论证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始终是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中心任务和最高目标的。

不错，这三句话确实是马克思讲过的，也确是他当时的思想。但是要看到，这是马克思当时接受了而不久就批判和扬弃了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不但不能代表以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的主旨。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政治社会现实作哲学的批判了。列宁说得好：那时“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的这种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起点。从这时候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起，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共产主义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汝文撇开马克思所倾注的新意，却把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论当成了精华。

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就是指的费尔巴哈对宗教进行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学说；而把“人的最高本质”最后“归结为人”的理论，也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学说。费尔巴哈自己就说过：“我的全部宗教的批判的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用……政治代替宗教和教会……用人代替基督教。”^①

正因如此，他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学、人类学**，即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他说：**人本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的本质**。而他所说的人的本质，则是“人自身”，是人的理智、意志和情感。他说：“人的本身最高的、绝对的本质及其生存的目的，是在于意志、思想和情感之中，人的生存就是认识、爱和希望。”^②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当时还受着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后来，马克思自己就批判费尔巴哈的学说，扬弃了他的用语。他说：“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并指出，费尔巴哈所以会“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是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③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他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文章中，一些思想“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这的”，“所以那

① 《费尔巴哈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55页。

② 《费尔巴哈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50页、。

里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①。这好象马克思当时就曾预感到，以后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特地指了出来。

汝文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质有不同的看法，也就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作出另一种解释。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前提错了，观点和结论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汝文所以要引这三句话，还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并不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反复申明的那样，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而是“现实的人”。

汝文特别强调他所说的是“现实的人”，是“真正有血有肉在社会中生活的现实的人”，这是为了有别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其实，费尔巴哈也讲有血有肉的人、现实的人）。汝文甚至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那句话。这都是应当看到和指出来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从全文所论的实质看，他所讲的“人”，仍然是空泛的、抽象的，实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种“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

现实的人，是有阶级、职业、血缘、肤色、性别、年龄种种差异的。若是从现实的人出发，那么，究竟是从具有哪些差异的现实的人出发的呢？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个阶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现实的人”，是由“人自身”的本质决定的呢，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呢？如果是从无产阶级出发的，那么，资产阶级算不算是现实的人？反之亦然。要是同时从这两个阶级出发，那又怎么出法呢？要知道，“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出发，“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出发来观察人，和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观察人，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从前者出发，我们可以得出有关现实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科学概念。而从后者出发，只能象费尔巴哈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

样，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

马克思在批评德国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得好：如果是那种“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则应该是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他又说，瓦格纳读了《资本论》，甚至没有看出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①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写这篇书评，前后相隔三十五年，过了三年，马克思就去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叫作马克思主义时起，始终坚持了这个出发点、这个基本前提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唯物史观，因而引起了整个世界观的根本变革。由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从而揭示了：正是由于物质生产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他们第一次从本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辩证法，说明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大发现，有如一道新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唯物史观的范畴：物质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发现的唯物史观作了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说明之后，作了一个总的概括：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15页。

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①

这种唯物史观一旦被发现，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这种科学决不忽视人的作用和价值，而是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人 在其中起着能动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为衡量人的作用和价值取得了社会的、客观的、科学的尺度。如果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不是从马克思的片断言论所曾表达的人本主义思想去驳斥萨特的谬说，那就完全不同了。舍此立足点，就会回到“人自身”和“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上去；就会误把人本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就会主张这样一种“人道主义”：“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正是汝文症结所在。汝文后面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四个特征，由于同它的前提和结论没有内在联系，也就成了缺乏逻辑的外加物了。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前提是不能随便更易的，正如列宁所说，在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②。

以上种种，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著作的问题。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和马克思两个人“早在一八四五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逐渐接近这些原理，并不等于完全达到这些原理。这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划了一条很清楚的分野线：以年代来说，就是一八四五年，在这以前是他们思想的早期阶段，在这之后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成熟的阶段；以著作来说，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明确了这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将会增强我们辨别的自觉性，分清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哪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异化·革命·复归

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讲的异化劳动，认为这部手稿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换句话说，人性论或人道主义是马克思这部手稿的中心思想，是马克思这部手稿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呢？

马克思在《手稿》中考察“异化劳动”问题，是想彻底把它弄清楚，希望从私有财产全部发展中得出科学的答案。马克思认为只有深入研究异化劳动同人类自身发展的直接关系，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为解决这个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马克思抓住私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这个本质现象，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

所谓“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结果是“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①。说得质白些，所谓“异化劳动”，就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敌视劳动者利益的力量。工人创造得越多，他的劳动也就越与自己相对立和敌视。后来，马克思就基本上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这些科学的术语代替了“异化”的说法。

“异化劳动”对工人说来，不是他的一种内在的要求，而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即不是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异化劳动”体现着社会的阶级对立，因此，消除工人的异化劳动，即解放工人，也就必然导致全社会的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继续发展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谈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思想。这里不但说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要义，而且指明了今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通过工人的解放而解放全社会，解放全人类。也就是说，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然后才是全人类的解放。当然，马克思后来还说过，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彻底解放自己。这就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划分开来了。

马克思在这里所以指出工人的解放（即《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在“政治形式”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是因为奴役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奴役整个人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消灭了“异化劳动”和一切异化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消灭了私有制，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解放了，人类历史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也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以上这些，是马克思这部手稿所表述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最本质的一面。马克思在手稿中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的确沿用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一些术语，“如类存在”、“类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是完成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类的说法，但这是次要的一面。

有的同志出于好心或误解，认为这些不是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事实不是这样的，连马克思本人当时也不讳言这一点，承认他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由于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说，这种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他在手稿的《序言》里，接着又指出：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实在、深刻、广泛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马克思就在他写《手稿》的时候，在一八四四年八月十一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向您表示极高的敬意和对我对您怀着的爱戴，无论如何，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二书尽管篇幅不大，却比当今德国全部著作的总和具有更大的价值。”^①马克思并且认为，这两部著作给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不独说明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以上马克思所说的这些话，对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说法作些考察。

所谓费尔巴哈给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的基础，指的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可是，费尔巴哈本人却很忌讳“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所以他把自己的整个唯物主义观点叫作“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即“人本学”）。马克思在《手稿》里用费尔巴哈的这些术语来表述他的共产主义观时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正是由于采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内容。对这句话的理解，争论至今，莫衷一是，就是很好

① 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

的证明。

这里的“人道主义”一词，究竟怎么理解？

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连在一起用的，共有五处。至于“人道主义”一词，《全集》是这样译的，有的译本译为“人本主义”，有的译成“人文主义”，哪种译法更为妥贴，还可敲定。《全集》的注释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都作了唯物主义这个哲学术语的解释。而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中，在说明人本主义倾向时就指出，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在哲学上通常译为实在论）之间没有意义上的差别^①。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使用的术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②人道主义一词的释义，先见于书注，再征之于原著，复又参照列宁的批语，有此三者，似可断定：《手稿》里所说的人道主义，实则是和人本主义一个意思。当时，马克思还认为，唯有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才能理解世界历史的奥秘，才能从私有制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就是现实（或者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就是现实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指的由理论化为现实的意思。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③。所谓“复归”，不应作机械的理解，人性并不是踏步不前的，即使在私有制的发展下，

① 《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1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也认为人的本质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起来，虽然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使人的本质的异化达到了极点。这只是说，马克思认为，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那时人才能完全从旧的社会分工中摆脱出来，而达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以往历史的终结，也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对于完成这个“终结”，费尔巴哈只诉诸哲学上的批判，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足以消灭私有制思想”，而要消灭实在的、现实的私有制，“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为无产阶级自身乃至人类的解放，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而创造了条件。这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从人类本性出发提出来的，即作为伦理的要求提出来的，而是从剖析那种现实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得出来的革命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整个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亦即在经济中，既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在这部手稿整个论述的过程中，越来越把实践观点提到第一位，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即使在他沿用的许多术语中也注入了新的内容。

应当指出，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当时马克思认识和描述得还不是根清晰的。后来，随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认识的加深，随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了。

理想·运动·特征

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说成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最高的人道主义，一个主要的论据就是：人性、人的本质力量在共产主义

社会中将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问题不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能否得到这种发展，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把这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

不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八四四年写《神圣家族》时，还用费尔巴哈的术语而自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者”（原译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重读了《神圣家族》之后，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①他们在写这部著作时，主观上仍然认为自己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因而也就这样称呼自己。不久，马克思就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同时也清算了费尔巴哈对自己的影响。自此以后，马克思再也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跟自己以及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在他后来所写的著作中，一方面继续发展着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也在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这是有所指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工人中间相当流行。这些学说具有极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性质。甚至像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这样一些激进的代表，也不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没有认清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而是按照他们的主观设想去确立未来社会应当是一种什么状况，使现实与理想相适应。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三年给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所鼓吹的那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